

有没有女主三观正，不傻白甜，小说逻辑通畅的值得阅读的言情小说？

大雨拍打车窗叭叭直响，回荡在耳边，遥远仿佛是在前世，雨刷机械地刮着玻璃，就像我记忆里的童话，正被无情抹杀。

“嘟嘟——”尖锐的鸣笛声突然响起，浑浑噩噩回过神，一辆卡车迎面开来，强烈的白光刺得我睁不开眼，慌忙间转过方向盘，车子滑入人行道，“碰——”一声巨响，将一个男人撞飞至路边围栏上，车头撞向电线杆，轰然燃起大火。

奄奄一息中，过往点点滴滴在模糊的视线里快速晃过，最后定格眼前的一幕，是丈夫和我最好的朋友在我们新婚的床上疯狂做/爱。

“只要那个傻女人一死，那个死老头留给她的财产就全部是我的了！”

我忍不住冷笑起来，张影，你终于如愿了，恭喜你！我死后所有的一切都拿去吧，带着你的奸情快活逍遥不得好死！也别在

我的坟前假惺惺地哭泣，脏了我轮回的路！

如果人真下有辈子，我一定会做个经得起谎言受得起敷衍忍得了欺骗忘得了诺言的人，宁可相信世上真的有鬼，也不再相信男人那张破嘴！

——事实向我证明，这世上真的有鬼。

我就是那只鬼。

现在我要告诉你，黄泉路其实不是路，也不是黄的，更不像弯弯曲曲的泉水，而是水晶做的旋转楼梯，一共九千九百九十九阶；牛头马面也不是真的长着牛的头马的面，而是他们姓牛名头，姓马名面；黑白无常也不是常年脸色惨白铁青咬着长长舌头的一对兄弟组合，而是一个喜欢穿白衣服过度自恋一个喜欢穿黑衣服过度自闭，英俊得惨绝人寰的两只地府帅鬼差。

黑无常沉郁着俊脸，一声不吭地用铁链套住我的双手上路。白无常说：“美人你放心，最近十殿底下的黑麒麟周期性暴怒中，那个缺心眼的阎罗神君为了安抚它都不在阎罗殿办公，所以你现在正赶上审判的好时机，陆判是个好说话的家伙，你一定能求到美满的下辈子，我祝福你！”

“祝福”这两个字也不知他对多少女鬼说过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绝对没有一只男鬼。

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再一次向我证明，男人说的话果然不能相信。

白无常虽然不是人，但至少也是公的。

阎罗殿，铺着鲜红似血的地毡，红色尽头置着一张黑檀木浮雕荆花长桌，桌上摆着文房四宝，摊着朱色惊堂短木，桌后有一张太师椅，椅子上坐着一个满面虬髯身穿赭色蟒袍头戴红色毡帽的男人，就是要审判我生前善恶的陆判爷。

牛头马面敲着手中的木桩齐声怒喝：“大胆小鬼，还不跪下！”威吓的声音让我心头打颤，于是再不敢再发愣，膝盖一曲跪了下来。陆判捏着下巴的胡渣翻阅着生死簿，不时发出“嗯嗯”的沉吟声，道出我的生前事：“陆静然，女，25岁，陆氏企业唯一继承人，发现丈夫背叛后行车上路，最后车毁人亡。生前并无犯下大恶，小善偶尔为之，来世可投个好人家。”

正在我欢喜的时候，陆判又说：“但善始却未善终，临死前撞死一个人，犯下杀戮罪。”抬眼见我刷白了脸，嘿嘿笑了几声：“别担心小姑娘，如果撞死的那人是个作奸犯科的恶徒，罪责可酌情减轻。”心里顿时升起希望的火苗，我叩首：“多谢陆判大老爷。”

陆判笑嘻嘻地捧起生死簿，一句话将我打入地狱：“但是很遗憾，那人生前非但没有犯恶，而且还是个已行善八世的大善人，第九世因救一个孩子才被你撞死。”怜悯看我，摇头啧啧叹息：“可怜的你啊，撞死了九世大善人，罪恶大了！恩恩，该下十八层地狱历经苦刑，再入畜生道。”

我瘫坐在地，面如死色，陆判在上堂掩嘴偷笑。我咬了咬牙，地府的日子太无聊了是不，要拿一只女鬼解闷？匍匐在地，作汨人状：“陆判爷，看在我被最爱的丈夫背叛后伤心欲绝不是诚

心撞死人的份上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？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，再将遭遇背叛的厄境说得凄凄惨惨。

陆判沉默了半会，松了口：“看在你真心诚意悔过而咱们是本姓的份上，就私下给你通融吧。”原来姓陆还有这好处，我洋洋洒洒说了无数好话。颇为享受这样言于表的感激，陆判笑着满意点头，抚着虬髯胡须晃着脑袋说：“前世因后世果，你且去投胎把生前欠他的债给还了，下下辈子再重入轮回做个享福的人。”虽然是去还债，至少下辈子还是做人，总比做畜生强，我欢喜应好。

阖上生死簿，陆判摆了摆手：“带她去孟婆那喝碗汤水，再送入轮回。”牛头马面随即架起我的胳膊往外走，我大声疾呼：“等等，我怎么找到那人还他的债啊？”

陆判懒洋洋回答：“下一世他会是你弟弟，九世善人十世帝王命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伺候好他准没错，有你吃香喝辣的——咦？跟你说这些做什么，反正孟婆汤一喝你啥都不记得了。”

奈何桥旁，零零落落的鬼魂四处飘荡，桥的另一侧是个悬崖，断崖前立着一块石壁，壁上用朱红刻上三个大字——轮回台。

喝过孟婆汤的人，就是被下这个悬崖进入轮回。

当我来到奈何桥的时候，刚好有一个男人站在轮回台前。显然他跟其他鬼魂是不同的，不用绑着手铐脚镣，身上穿着的白衣是干干净净的，鬼差们对他的态度也比较和善恭敬，不像对我这样的小鬼推推拉拉大声吆喝。

我奇怪问：“那个人是谁？”同样是鬼，为什么不同等级的待遇？

鬼差冷冷哼了一声：“怎么，你自己撞死的人都不认识了？”

“啊，是他！？ ”我怔了一下，大喊：“等等，这位先生——”他是我的债主啊，至少让我道个歉吧，下辈子只求他别往死里折磨我。

喝下孟婆汤的他表情十分呆滞，生前的记忆正在慢慢散去，在推下轮回台的瞬间突然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本来木讷的脸突然露出笑容。

那一笑，绚烂如烟火，常年幽暗的地府因他而明媚；

那一笑，短暂如烟火，灿烂转瞬即逝，最终坠入轮回深渊。

正当我要喝下孟婆汤的时候，地府四周开始摇晃，渐渐地晃得越来越厉害，不知谁大喊出声：“不好，十殿底下的黑麒麟又要怒吼了，大家快躲起来！”

话落瞬间，孟和地府的鬼差们纷纷作鸟兽散，速度比股市泄得都快，常年飘荡不能投胎的老鬼们，一个个用力抓住身旁牢靠的东西，紧紧闭起眼睛，那表情比便秘还要痛苦。

我是新鬼还很不懂事，没反应过来，就听见一声龙啸般的嘶吼，刹那间山崩地裂飞沙走石，整个地面剧烈晃动，我脚步不稳，整个人滚入轮回台。

就这么地，没来得及喝下孟婆汤的我，带着前世的记忆步进了下一世的轮回。

黑暗吞噬的最后一刻，我得意地笑着，皇帝的姐姐不就是公主？也许会是一个不错的人生历程。

却不知世上不如意之事，十之八九。

出生的那一天，外头正下着滂沱大雨，就跟前世死的时候一样，豆大的雨点拍打窗户响个不停，扰人清听。

房间里幽暗窒闷，还有一股浓浓的血腥味，那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哀嚎，是每一个孩子的降生带给母亲的痛楚。桌台上只点着一盏碎花琉璃灯，烛火明明灭灭照耀，帷帐翻滚，依稀可见屋内摆设。不是说我弟弟是帝王命吗，那家里就算不是宫闱如梦富丽堂皇，也该大富大贵吧，可这房间虽然古朴雅致，但跟我想象中比起来不免显得寒碜。

老妈子见我一出生不哭不闹，赶紧抓住我的腿脚倒挂半空，二话不说“啪啪”两个大巴掌打在我白嫩的屁/股上，我嚎嚎大哭起来。又一声洪亮啼哭响起，一个猴子似的婴儿放在我的身旁，是我的双胞胎弟弟。我呆呆看他，扫过他胯下的小鸟儿，随后非礼勿视地转移视线，想起地府时陆判说过的话，立即又换上殷勤的目光看他，这不就是我的债主么！

困惑着，分明是他比我先坠落轮回台，为什么我会比他先出生？难道我的体重超标了，所以掉的速度比他快？

奶娃儿无视我殷勤的目光，哭累了就蠕动着嘴巴含着手指，紧闭眼睛呼呼大睡起来。睡吧睡吧，最好就这么睡死了不要醒来，然后这一世我就解脱了！我趴着朝他跌跌撞撞地爬过去，在他的左边胸口看到胎记，竟是朱红色的“劫”字。

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的女人，是我这一世的娘，虚弱地说：“把孩子们抱过来让我看看。”

“是的，夫人。”显然古人重男轻女，老妈子先将男娃抱过去，讨好说：“这是小少爷，瞧，多俊的娃儿。”

女人含笑地抚着他的头，视线落在他胸口的胎记上，一阵失神：“劫.....难道真是这辈子的劫难？”

老妈子又把我抱过去：“这是小姐，长大了准跟您一样是个美人儿！”

女人刚从儿子的忧虑中脱身，又陷入对女儿的忧虑中：“美人儿又怎样，女人终究是命苦的。”

我对她翻着白眼，很不以为然，自己选择45°仰视别人，就休怪他人135°俯视着看你。却是初生牛犊，不懂女人在这个时代的卑贱地位。

出生一个月后，我才见到自己的父亲，是个面容威严眼神带着冷漠的男人，头束高冠，身穿紫裘祥云金锣衣，腰佩陆离，拇指套着玉斑指，一身体态十分富贵讲究，淡淡扫了两个孩子一眼，敷衍丢下一句：“好好休息。”离开了。

娘亲赶紧喊道：“老爷.....”他不耐烦回身：“还有什么事？”她唯唯诺诺地说：“你还没给孩子们取名呢。”

“这等小事你自己看着办吧。”拂袖走了。我顿时对这个父亲失望万分。

长大后我才渐渐明白娘凄凉的处境，年轻时纵然艳冠群芳，一曲悬空飞舞成就一代江淮名姬，说到底也不过是个卖笑陪酒的伶人。当年画舫歌舞，尝遍人情冷暖，却为楚幕北一句：“好一个当世无双！”心动于半世沉浮，费尽心思怀上楚家大老爷的孩子被带回宅院，没过上预期的生活，反被其他妻妾欺压，最后落得门庭清冷。

“女为悦己者容”似乎是她一生汲汲营营的写照，我的名字“悦容”便因此而来，而弟弟则取名为“在劫”，一是因他胸口与生俱来的“劫”字胎记，二是娘亲惆怅嫁进楚家一生痴爱无果，是自己在劫难逃的命数。

楚家豪绅权势一族，门内食客三千，楚大老爷楚幕北堪称当世孟尝。

有权有势的男人自然有不少的女人，女人就是他们的附庸，更是他们地位的象征。且不论楚幕北在外头有多少笑作风流的露水姻缘，家中早就妻妾成群，虽没皇帝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，也差不多七房八室十二斋，而我不过是他第六个女儿，排行第十，在劫则是他第五个儿子，排行十一。听说就在我们出生后的第二晚，大房萧夫人陪嫁过来的丫鬟也为我那风流的爹生下一个胖儿子。

楚家一脉子嗣尚算繁盛，女儿们不是待闺中，就是早已嫁得其他权势一族以盟联姻，难怪对我们这对刚刚出生没有多少利用价值的姐弟丝毫不上心。

时光如梭，岁月点滴而逝，在那门庭冷清的明月斋内，我一日日地长大。能够开口说话的时候，第一句不是喊着“爹爹娘亲”，

而是急切拉着在劫为前世的事道歉。对于我七分真挚三分讨好的表情，在劫给我的回应是每一个奶娃儿的标志性动作，那只肥嘟嘟的食指含在嘴里，一双幽黑的眸子无辜地看着我。

看来喝下孟婆汤的他，果真已经把前世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，活该我倒霉，欠下的债记得一清二楚还不说，还要陪着他在古代受罪。看看楚老爹对我们两个幼子这般不待见劲头，以后可有苦日子了，陆判还说在劫是什么九世善人十世帝王命，我看有着少爷命就不错了，就眼前这光景，又哪来少爷的福？八成陆判又是存心耍着我好玩。

一直以来最让我难以消受的便是古代女子的教育方式。从四岁开始，娘亲就耳提面命逼着我学习琴棋书画刺绣插花厨艺等苦活，用她的话来说，女人待闺时最重要的使命是要找一个好夫家，找到好夫家之后最重要使命是得到丈夫的宠爱。容貌是天生皮囊，美丑不是关键，最主要的是要能歌善舞慧洁兰心，说到底也就是各种讨男人欢心的法子。

作为一个还保留现代知识女性教育理念的我，对娘亲所说的还是极为排斥的，并且羡慕在劫可以什么都不做，到处玩耍。才四五岁，别的孩子还趴在地上玩泥巴，我却要受这种非人的折磨。

娘亲说：“你怎么能跟在劫比，他是男孩你是女孩。”

我将绣了一半弯弯曲曲跟蝌蚪似的牡丹锦帕摔在地上：“女孩怎么了，女孩难道生来就是受欺负受压迫？我要反抗！”为此我挨了娘一顿打，在劫从屋外跑进来为我讨饶，我迁怒于他，一把

将他推倒怒道：“少给我假惺惺了，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会来这个世上受这种罪！要是没有你就好了！”

漆黑的眸子布满水汽幽幽看着我，在劫拳头一握，二话不说朝柱子上撞去，吓得我和娘亲浑身直抖索，赶紧扑上去一人拉住他的手，一人抱住他的大腿，还是被他天生神力一连拖了好几丈的路。

娘亲赶紧说：“好在劫，你阿姐说的都是气话，她最喜欢的人就是在劫了！”暗厢拧我的胳膊，我赶忙附和，点头如捣蒜：“是啊，以后阿姐跟你玩在一块吃在一块成不？”

“真的？”在劫终于停住动作，白玉雕琢的脸蛋眨着乌黑的大眼睛，搂住我的颈项往我怀里蹭，嘴角勾着奸计得逞的笑。娘亲叹息，说我八成是在劫这辈子的劫数，怎么从小就这么粘我。我在心里暗暗道，也不知谁是谁的劫。

拜在劫所赐，比起其他世家小姐我要来得自由得多，偶尔可以跟着他像个野小子似的跑去后山贪玩，要知道整日整夜被关在明月斋的宅院里有多无趣，哪怕只是和在劫一起去爬树摘果子下水沟捉蝌蚪这些小屁孩的破事，也让我觉得快乐。童趣千金难买，能重温一遍未尝不是一件乐事。每每贪玩回来，两人都是一身泥巴，娘又生气又无奈，这哪里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少爷？

也因在劫的陪伴，那些古代女子枯燥乏味的必修功课也让我慢慢磨出一些趣味。

刺绣的时候，在劫就乖乖来帮我穿线，抚琴跳舞时他就在一旁拍手直喊阿姐好厉害，女人的虚荣心得到了小小的满足，学起来就更加用心了，又因有着成人的智慧，什么东西都学得特别的快，娘亲看了连连赞叹：“吾女非凡人也，岂是枝头雀鸟？”

而对任何事情都感到好奇新鲜的在劫，对那些女儿家的活竟然也觉得有意思，嚷着说要学，凡是他听过的曲子或是见过的画，只需一次便能惟妙惟肖地再现出来，甚至比我和娘弹得画得还要来得好。

娘亲惊讶他天赋异禀，又半哄半呵斥，让他学着琴棋书画之外，其他女红厨艺之类的事死活不让他沾得，唯恐丢了男人家的脸面。

才五六岁大的孩子，懂什么叫男人的脸面？私底下我就偷偷让他给我跳肚皮舞，那孩子还真的傻呵呵地跳了，头上还颠簸着我故意插上去的小红花，逗着我笑得前仰后翻，后来被娘亲发现，罚我跪了三个时辰的地板。

我暗自腹谤娘亲重男轻女，从小她就偏心在劫，无非是怀着母凭子贵的心思，指望在劫以后出息了让她也风光。谁不知道楚家各房妻妾斗得厉害，几位少爷们也是明争暗斗，只盼日后继承楚家家主之位，便是人上之人。

殊不知，娘最大的心愿就是我和在劫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地长大成人，尤其是在劫，她似乎总是担惊受怕着，唯恐他出一点点意外，甚至还特别嘱咐他，尽量让自己看上去笨傻一点，千万别将那过人的天赋和才华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。

在我所不知道的世界里，娘亲一直以自己的方式保护着我们。女子的臂膀单薄得宛如一丝清风，娘亲命途虽是坎坷，一朝沦落风尘，注定半世凄迷，但她自怜却不自哀，相信命运却不甘命运，在她软弱的外表下有着一颗坚强的内心，为了孩子，默默忍下无数委屈。

等我终有一天真正了解她的时候，也深深体会到了在楚家这样的大士族里，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黑暗和卑劣。

寒冬腊月，鹅毛翩飞，墙角梅花露尖头，白雪压冰枝，暗香浮动暮色沉。

大年三十这一天，娘亲为我和在劫一人备好一套锦衣，并且将我们打扮得十分正式隆重。我穿着一袭木槿绣大红云缎夹袄，梳着小童垂吊髻，发尾编成无数小辫子，系着五色缎绳，眉心贴上梅花箔印，项挂长命金锁片；在劫则是一身朝阳祥云宽袖青石长褂，外罩大红璎珞白狐皮毛小夹袄，头顶二龙戏珠小金冠，项上挂着与我一对的长命金锁片，粉/嫩肥嘟的脸袋儿，墨眉星目红唇儿，俨然就是一个精雕细琢的玉娃儿。

我看着觉得可爱得紧，顿时母性大发难以自持，整个人挂在他的身上揉着他那白嫩嫩的脸袋儿搂搂抱抱又亲亲，弄得他羞羞答答的，红着脸吹着热气细声说：“阿、阿姐.....别抱那么紧，热乎乎的.....”正在对镜贴花黄的娘亲看见了，对我又是一顿呵斥。

这一日，娘亲也将自己装扮得比以往更为典雅庄重，但比起前年那些花枝招展的姬妾们，还是要来得素雅的多。

远处爆竹声声入耳，户户笙歌家家歌舞，我们三人在明月斋吃了点果腹的小菜，也让王嬷嬷和几个伺候的丫鬟们坐下来一起吃，起先她们推托着说是不成礼，娘亲笑着说大喜日子的就甭管那些俗礼只图个热闹，待会儿还有得大家辛苦的。众人盛情难却，心知娘亲是个没架子的主，这才环桌而坐，时而细嚼慢咽，时而逗弄我和在劫。

娘亲让我们别吃得太饱，三成便是了，待会儿万荣堂那边会派人来传饭，到时候还要再吃一顿。

每年的最后一日，府中各房妻妾和子女们都会聚在一堂吃年夜饭，以示一家团圆家和万事兴，却不成文地成了众人争宠表现的大好机会。

其实我不怎么喜欢那种场合，一来讨厌有些人讥讽的眼神和风凉的话，二来是因为上一年的三十夜，在我没个注意的时候在劫就被人给欺负了。欺负他的人也腻是阴险，受的伤尽在衣衫遮蔽不可见的地方，若不是回明月斋后发现在劫细微的表情变化，又加他言语闪烁让我狐疑当下扒光他的衣服，这才看见他的四肢和周身紫一块青一块的惨不忍睹。

如果我没发现，那傻小子忍着痛还要瞒到什么时候？

当时我气得火冒三丈，娘亲和我将他当做宝贝似的供着，怎么能让别人这么欺负了去？

在劫赶紧安抚我，叫我小声点别让娘亲知道，说是怕她担心，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怕娘伤心，打架是因为别人骂我们姐弟是婊子生的贱种。

后来我费尽口舌这才从他口中套出话来，打他之人是大房萧夫人的陪嫁丫鬟所生的儿子，就是那个比我们姐弟迟生一晚的十二爷。萧夫人一直未有所出，纵然身居正室手握大权仍是心有不妥，所以对自己贴身丫鬟所生的这个楚十二爷非常疼爱，还亲自为他取名“天赐”，简直视如己出。有大夫人罩着，楚天赐嚣张跋扈，谁都要让他三分。

这样的人，无权无势的我们惹不起，只会为娘亲徒然惹来麻烦。我默默取来跌打酒为在劫揉着伤口，痛得他咬牙咧齿冷汗直冒，却硬着骨气不发出一声呻吟。那晚我就搂着他睡觉，黑暗里摸到了他脸颊冰凉的湿润，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眼泪才会偷偷地流，倔强自尊心极强的在劫啊，就算再坚强再硬气，毕竟还只是一个六岁的孩子，受了委屈也会伤心。

我擦了他的泪水更加用力地抱住他，那一刻终于明白自己来到这个世上要偿还什么：这辈子我都要保护他，我可怜的弟弟！

无声无息的黑暗里，在劫轻声地问我：“阿姐，一个人的出身真的很重要吗？”

我笑着回答：“傻在劫，英雄不问出处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”

在劫满足地笑出声，搂紧我的腰睡了过去，不时吧砸着嘴巴念着“我有阿姐就够了”，那一句话惹得我泪眼盈眶，原来被一个人全心全意信赖着，是这样幸福踏实的感觉。

在劫果真是小孩子的心性，不快乐的事转眼就忘了，但我却记得一清二楚，保护他的决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得坚定，所

以今年去万荣堂吃年夜饭，对我而言就像是赶赴沙场似的，我
不会再让别人伤害他！

约莫酉时，小童前来传话，各房夫人少爷小姐们该去向老祖母
和老爷请安了。

娘亲拉着我的手，我拉着在劫的手，齐齐走出房门，外头风雪
下得正大。

王嬷嬷取来狐裘披风为我们披上，然后打伞引路，丫鬟们在前面
提着灯笼开道。

雪落无声，脚步声杂沓，西角门口停着一辆马车，三人上了
车嗒嗒地朝万荣堂走去。

颠簸的马车内，娘亲嘱咐着，待会进了万荣堂要步步小心，时
时留意，别多说话，也别多事，更不要想着出什么风头，逢人
要乖顺有礼谦卑，时常脸挂笑容。——应下之后，我抓着在劫
的手说：“今晚就一直跟在姐姐身边，哪儿也别乱跑。”在劫怔了
半会，随后莞尔笑开，倚在我的肩膀蹭了几下，轻轻嗯了一
声。

万荣堂是楚家先祖的旧居，也是楚老太爷的引以为傲的宅院，
昭显着浩荡皇恩。

祖父楚老太爷生前乃是先祖皇帝座下第一谋臣，受封为楚国
公，是个极有气节且重礼数的读书人。“三纲五常乃人之大经，
事君不可以不忠，事父不可以不孝，世故忠臣出于孝悌之门

也。”这本是楚老太爷的为人处世之道，并且时常对子孙们耳提面命，现在则成了楚幕北经常挂在嘴边的话。

说来也可笑，楚老太爷一生忠君，后继者也就是我的楚老爹，却是个狼子野心之辈。

说是狼子野心也着实有点过了，不过是顺势而就，正所谓盛不过三代，谁都知道当今天子软弱无能又荒淫无度，一国之权早已旁落。家家户户朗朗上口一句俚语，道是：

“千里封不住三个王，万巷住不下四个姓；天龙潜游真时真亦假，七蛟鏖战假时假亦真。”

说的便是坐镇神京的经天子等同虚设，蛟龙七分天下——燕山、阜阳、常昊三王分封，萧、楚、史、司空四大家族问鼎皇都，天下初现大乱之兆。

为绸春秋大计，楚幕北效仿孟尝君广招人才，三千门客虽是良莠不齐但也各尽所长，又铸器屯兵，暗下储蓄粮草，怕是只待乱世一起，便意图逐鹿中原。

而今各方势力互相牵制揣度，神京尚在经天子之名尚存，楚幕北便念着先父那句警训，在外作忠臣之态，在家作孝子之姿，楚老太爷虽已过世，但楚老夫人还健在，是故泱泱家族每逢年底除夕之夜，凡是嫡亲之系，媳妇子孙儿女们都要前来请安，各尽孝道。

千树裹银装，琉璃瓦挂冰锥，空气隐隐弥漫爆竹燃过的硝烟味。

马车穿过长巷子，路径万荣堂大门，门口守着七八个衣着华服的守门侍卫，两只巨大的白玉狮子中间，是三间朱色金兽门，门上挂着金镶牌匾，题有五字——敕造万荣堂。

守门的人问：“车里来的是哪家奶奶？”

嬷嬷答道：“是明月斋的湘夫人。”

那人便道：“请湘夫人从西角过。”

正门不开，马车从西侧门驶进万荣堂，在角门后的玉石屏风前停下，嬷嬷赶紧搬来木桩子好下道，丫鬟则打起伞遮风挡雪，娘亲自己下了马车后转身抱着我和在劫下来。这时，一辆金丝流苏华盖精装马车从正门驶来，两个穿着气派的嬷嬷和四个衣饰光鲜的丫鬟们忙碌了起来，搬木桩、掀车帘、扶人、备披风.....口中直呼着“大奶奶小心着点”，原来车里来的正是渊阗院的大房萧夫人。

只见一个女人缓缓走出华丽马车，头梳时下流行的贵妃髻，攥着金凤步摇晃金丝，穿着百鸟朝凤金缕长褂，披着樱花白貂皮小坎肩，柳眉蹙烟，凤眼微扬，一举一动万千仪态，年过三十，看上去却极为年轻。跟着出来一个貌美少妇，一颦一笑间尽是风流体态，想来是那陪嫁过来的丫鬟，而今正受宠的偏房夫人，手里头牵着六七岁的男娃儿，浓眉大眼五官精致，眉宇间却显得横气，正是那嚣张跋扈的小霸王楚十二爷。再接着出来的，竟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弱冠少年，白面如玉衣如雪，嘴角含笑似春风，只是笑容里似有逞强，带着悲秋之意。

萧夫人下了马车后微微停顿脚步，漫不经心地朝着娘亲的方向投去视线，转而又与身后的白衣少年随意言谈。娘亲捏了捏我们的掌心，三人齐齐向萧夫人请安：“大奶奶安好。”萧夫人淡淡地应了一声，也不再多看我们一眼，便迈步朝正堂走去。

那小霸王经过时，在劫本能地往我身后挨去，显然是见着了正主想起了上年不快的事。十二爷却好似没瞧见他，反而呆呆地看着我，眼里有着惊喜，见我不曾正眼瞧他反而专注打量萧夫人身后的白衣少年，便顺着我的视线回头狠狠瞪了他一眼，然后被他那美貌娘亲给拉着走了。

我正在好奇那少年是谁，怎么会在大年三十出现在楚家大宅，身后便有丫鬟替我问出了口，王嬷嬷道：“那是大奶奶的嫡亲侄儿，是长川名门萧家的二爷，名晚月，字拂柳。听说自那青梅竹马的史家表小姐年前被选进宫封了妃，他便被萧大少爷晚风派人送来这里小住，已住了一些时日了，是怕他在家里睹物思人落下病根子。今个儿三十的还没回去，怕是伤心事还没消呢。”

丫鬟们捏着手绢儿试着眼角，抽噎着说：“真是痴情又可怜的萧二爷。”

娘亲蹙眉道：“这里不比咱们明月斋，少嚼他人家的舌头。”嬷嬷丫鬟们俯首连连称是。

揽着我和在劫的肩膀，娘亲在风雪中站了约莫半刻，在萧夫人进大堂后又等了半刻，这才准备进门的时候，正门那又驶来了二辆华盖马车，竟是并肩而进谁也不愿让谁半步。

我见着这仗势心里已了然，来的八成是那二房淑夫人和三房司空夫人，能从正大门进来的除了正室大奶奶外也便是她们俩了，一人是燕山王的女儿，一人是金陵望族司空家的大小姐，身份高贵不说，且为楚老爹产下长子楚沐晨和二子楚沐晓，两子因同时在晨晓时分一前一后诞下，故而以此命名。长子行事颇有楚家先祖之风，而二子心性脾气与楚幕北极为相似，所以皆得楚幕北的赏识，最有望成为楚家的继承人。

争宠也好，为自家儿子锦绣前程也好，淑、司空两房斗了好多年，谁也不服谁。

两房夫人下了马车后，罔顾娘亲的请安，唯恐被对方先一步踏入正堂，飓风似的从我们眼前卷过。我抬头朝娘亲看去，在她姣好的容颜上看不到一丝愁容，却在大哥楚沐晨经过的时候，察觉她的手抖索了一下。

相比大哥楚沐晨的冷峻严肃，二哥楚沐晓要来得恭谦有礼，朝娘亲作揖道：“湘姨安好。”似笑非笑地看了大哥一眼，再双双离去。

楚家共有六子，长子与二子年纪相当，三十有一，皆已娶妻生子，且子女年纪与我和在劫相近；四子是工部侍郎千金所生，今年虚岁十一；而五子便是在劫，六子是那小霸王楚天赐。

最让我好奇的是三子，但在楚家是个禁忌谁都不许提起，只听说在六岁那年发生意外，被人从水井里捞上尸体。

究竟是真的意外还是人为谋杀，除了天知地知，又有谁知？我不禁打了个寒颤。

令我寒冷的不仅仅是这场风雪，更是深渊如海的豪门世家。

“走罢。”当所有人都进了正堂，娘亲这才牵起我和在劫的手默默无声地踏入。

大堂门口，挂着两只猩红灯笼，远远看上去，就像是野兽的眼睛。

万荣堂内雕梁画栋，灯火通明。

赤红牌匾题着龙飞凤舞的四个字：兼济天下。牌匾下置着两张紫檀浮雕太师椅，楚老太君上坐高堂，虽是鬓发如银，面色却是红润，身子骨也极为硬朗，楚幕北在她的身侧坐着，高冠华服，一派仪容。

各房妻室成列请安，而后便是嫡亲子孙儿女们，再接着就是旁系子侄。

大户人家多的是繁文缛节，一轮轮下来非要花上个把时辰，这时我不由感谢娘亲的先见之明，裹了腹就算罚站着也不算太累。

轮到我和在劫行礼了，我拉住他的小手并肩在蒲团上跪下，按照娘亲先前的嘱咐齐声念着给祖奶奶和爹爹请安之类的话。

楚老太君满意点头，道：“这对娃儿就是明月斋那房的双胞胎兄弟？”惊喜地盯着在劫不肯移开视线。

我知道在劫的模样越长越可爱，比泥团子捏的、画里走出的、美玉雕刻的都还要来得精致，尤其是那双黑溜溜充满无辜的大

眼睛，特别容易激发女性的母爱本能，有时候甚至连我也把持不住，更别提是眼前这个已至风烛残年渴望安享天伦的老祖母。

楚幕北在一旁称是，见楚老太君欢喜便俯首垂问：“十一，叫什么名？”

不知道在劫的名字亏他还记得在劫排行十一，我对这个楚老爹万分鄙夷。

在劫不忘娘亲嘱咐，露出甜甜的笑容，用嫩嫩的童音乖巧地回答：“回爹爹，孩儿叫在劫。”

楚老太君笑着问道：“小在劫今年几岁了？”

在劫抬着小鹿般迷茫的眼睛，然后掰出手指数啊数，在一旁的我看得瞠目结舌。

我的好在劫聪明绝顶又天赋异禀，怎么还会像个呆子似的数着自己的年岁？

当然是知道他在装疯卖傻，只是瞧他装得这么逼真，可怜了我的肚子都快笑翻了却偏偏还要死命忍着。

只见在劫反复数了两三遍之后，欢喜地仰起那张白嫩红润的脸蛋儿，用那种甜死人不偿命的声音说：“回禀祖奶奶，过了年在劫就七岁了，是个大人了！”乌黑的眼睛眨啊眨，黑曜石似的闪闪发光，顿时逗得老太君笑得前仰后翻，抱起他便往自个儿的膝盖上放，嘴里直呼“心肝肉儿”。

我趁着势头说道：“老祖宗，您要是想我们了，以后我们就时常来给您磕头请安，陪您解闷。”说得老人家连连点头道好，眼睛闪着湿润的泪光，当下就赏了我们姐弟俩一对翡翠玉佩，听说是楚老太爷在世时太祖皇帝亲自赏赐的，是对能让人互通心意的宝贝儿，一人一块挂在脖子上还能保平安。

经此一事，大堂内众人神态不一，萧夫人静静微笑，淑夫人面无表情，司空夫人冷笑着，其他有的羡慕有的嫉妒有的不屑有的在看热闹，而娘亲脸上看不到丝毫的喜悦，反而满是担忧，我这才想起她先前谆谆嘱托，千万不要过分张扬惹人注目。

我道是娘亲过于杞人忧天，却不知正是我那句向老太君讨喜的话，在不久的将来为在劫招来了祸端。

这时，已经出阁的姐姐们也一个个携夫婿回门省亲，大姐嫁的是湘南汝阳侯，二姐的夫婿正是当今四大家族之史家大少爷。两位姐姐请过安后各自要回夫家再吃年夜饭，临别前依依不舍泪光闪闪，就连常年严肃冷面的楚幕北都伤感起来，频频嘱咐两个女婿照顾好她们。

我看着觉得好笑，在这大过年的就装着相亲相爱的模样吧，乱世一起你们指不定还要打得你死我活呢，管他翁婿一家亲。

待所有人请完安领取红包已过酉时三刻，正要开席的时候，万荣堂外忽然传来锣鼓唢呐声，小厮大步跑来通传：“老爷，贵妃娘娘回来省亲了！”

来的正是楚家的三女，芳龄十八，年前刚被选入宫中，听说深得皇帝欢心，一进宫便被封了贵妃，同时进宫封妃的还有史家

那位小姐。

我不由抬眼偷偷朝萧夫人身旁那道白色身影瞧去，恰巧地就这么对上了萧晚月的视线，只见他对着我抿嘴温柔一笑，俊朗的面容顾盼风流，只是那道投注在我身上的目光似有深思和探寻，显然是在我身上发现了不同于一般孩子的成人气质。

看他外表斯文，没想到感觉如此敏锐！

赶紧朝他做鬼脸吐舌头装孩童状，然后掩饰尴尬地转回视线，不断地自我催眠：我才七岁，我是小孩子！

凤鸾华盖浩浩荡荡地拥着一道婀娜身姿走进，着一袭明黄缀玉白凤宫装，披着红底白毛鹅绒披风，步步生莲花，观之可亲见之望俗。楚贵妃的到来，顿时让整个万荣堂人仰马翻，楚幕北扶着楚老太君正要给贵妃行礼，被她连忙托起，“在家就且免了那些俗礼，祖奶奶和爹爹若是在这日子里下跪，岂不是折煞了我？”

几番寒暄，这才宣布开席，酒席按着身份给隔开了数桌，家里有些辈分的陪着贵妃一桌，除了那三房夫人，其他的媳妇妻妾们一桌，女儿孙子们一桌，子侄旁亲的又一桌，以白玉做的飞鹰苍穹大屏风给隔开，丫鬟嬷嬷们一个个在旁小心伺候着。

我拉着在劫的小手才刚入座，身旁也不知是哪房的小子急忙起身跳开，嚷嚷道：“少爷我不跟下等人生的杂种坐一块。”

正当我气红了眼睛的时候，楚天赐一屁股坐在我的身边，随手抄起醋碟子便往那人扔去，砸得他头破血流嚎嚎大哭起来，那

小霸王冷哼着说：“下等人怎么着，作践了你的脏嘴，马上给爷滚出去别让爷再瞧见，否则见一次打一次！”

我侧首看去，他那张小脸因为愤怒而泛红，眉宇间横气更甚，显然是对这“下等人”三个字非常厌恶。

想来也是，他亲娘是个丫鬟也没见得高贵多少，若不是萧夫人罩着他们娘俩也不会有今日这么风光，他年纪虽小，心里头却是个明白人。

嬷嬷赶紧上来领着那位少爷下去疗伤，楚天赐一掌拍在桌子上：“全部给爷坐下来吃饭！”那一桌的孩子唯唯诺诺地应了一声，纷纷入座，多半是平日里见惯了他的强势，心里都怕着他。

楚天赐转过头来看我，忽然像是变了脸似的堆起讨好的笑，“悦容姐姐，有我在你放心，谁也不会欺负你。”却正眼也不瞧我身旁的在劫一眼，仿佛就没他这个人，显然是对在劫心有不喜。

让我纳闷的是，我是怎么着了了他，让他对我这般另眼相看？

无视楚天赐的殷勤，我悉心护着在劫，见他嘴角沾着酱汁不由笑出了声，果然是孩子贪嘴的性子，取来帕子为他擦嘴。

在劫笑咪咪地抬着下巴享受着：“谢谢阿姐。”那表情别提有多可爱，让人恨不得将他揉进怀里狠狠蹂躏一番。

楚天赐瞧见了一言不发，二话不说开始埋头苦吃，不知怎么的也吃得满嘴渣渣，一旁伺候的丫鬟正要上来为他擦嘴却被他一

手拂开，一脸期待地看着我：“悦容姐……”

那莹莹希冀的眼神，令我想起了前世家里所豢养的那只新西兰牧羊犬罗宾，每当出门的时候它都殷勤地绕着我的腿畔，然后就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非要我宠溺的拂过它毛茸茸的脑袋后才罢休。

心里抖索了一下，抬手为楚天赐试嘴，就当是回报他刚才出头为我们姐弟俩解围——好吧我承认，罗宾，我是真的太想你的，暂且将这娃儿当做是你来怀念吧……

擦了嘴，习惯性地摸了摸他的头，楚天赐咧嘴满足笑道：“悦容姐，你对我真好！”那讨巧的模样倒也可爱，要不是记着他先前欺负我家在劫的仇，或许会还真会打心眼里去疼爱这个像极了罗宾的十二弟。

回过头只见在劫默默地嚼着糕点，不笑不恼也不说话。

我知道他是在跟我闹脾气，小孩子心性嘛，认为我跟他的仇家好就是不跟他好。

我偷偷挨在他的耳畔说：“在劫呐，阿姐今晚就给你报仇，待会回去后别忘了答谢哦。”

在劫一脸不解，那双常年弥漫着雾水似的大眼睛困惑地看向我。

我笑了笑，侧过身对楚天赐说：“十二弟，姐姐平日里也没多少机会能见着你，也只能趁着这个时候好好待你。”

一边说着一边取来一只闸蟹，用别针撬开蟹壳掏出蟹黄然后沾上辣椒酱，送到他面前，“来，姐姐喂你。”

“这……”楚天赐面有难色。

我在心底偷笑着，早看出这孩子对海鲜过敏并且吃不得一点的辣，虽然不知道他百般讨好我是为了什么，但“姐姐计”能用何乐而不为？

眨了眨眼睛，做伤心状：“你为什么不吃？难道你也跟其他兄弟姐妹们一样瞧不起我？”狠狠逼出几滴眼泪在眸心打转。

楚天赐连连摆手解释：“不，不是这样的悦容姐，我欢喜你还来不及……”见我愈发伤心不听他的解释，不由急上心头，咬牙一口含住勺子，把沾了辣椒的蟹黄全部吃进嘴里，也不咀嚼就这么咕噜地吞了下去，表情比吃毒药还要痛苦。

我破涕为笑，故意问：“好吃吗？”

那孩子已经难受得说不出话来了，还不忘记朝我捣蒜似的点头，扯出一个比哭还要难看的笑。

“好吃的话那就多吃点吧！”我又阿沙力地接连剥了五只闸蟹，悉数沾着辣椒亲自喂他，笑容满面，做足了好姐姐的模样。

他也真是好耐力，早已脸色泛白头冒冷汗，也不忍让我失望说出一个不字，拳头握紧牙关一咬，只要是我送上来的东西全部都给吃了下去，还不忘记惨笑着道谢。

磨到最后，连我自己都开始忍不住要佩服他的耐力了，小小年纪就这般了得，后生可畏。

仍是卯足了劲要挫他的锐气，把餐桌上凡是鱼虾蚌蟹的海鲜碟子全部搬到面前，正准备大开杀戒的时候，在劫忽而拉住我的手，讨好地说：“阿姐，我也要吃。”

幽黑的眸子笑成月牙状，粉嫩的脸上满是欣慰，像是在对我说：阿姐，我已经明白你的心意了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

此刻的在劫在我的眼中俨然成了天使的化身，我顿时为他的善良感动得难以自己。当真是亲喜疏恶，喜欢的人做什么都是对的，不喜欢的人做什么都不对。

事后楚天赐对我托辞说是要去如厕，我笑咪咪地点头，关心了他几句，还殷殷地目送他在两个狗腿子少爷的搀扶下离开大堂。

明明是恶女，偏要装着做圣女，也许这就是人的劣根性。

大哥楚沐晨家的长子楚俊毅扑了上来，拍着手口中直呼“姑妈妈好棒”，敢情也是平日里被他那年幼的小叔叔给欺负着了。

对于小侄子的崇拜和赞赏，我得意不到半刻，笑容就僵硬在脸上。

怎么大家都瞧出了我的意图？果然还是做得太过赤裸裸了……既然众人都心知肚明，为什么楚天赐那臭小子却浑然不觉，那么

个聪明人？还是他早就察觉了，现在正暗下打着坏主意伺机报复？

转头看去，见在劫正跟几个子侄们玩得开心，我定了定神，于是一个人偷偷地离开大堂探查敌情去了。

外头大雪初停，空气里隐隐弥漫梅花的幽香，我不辨方向只循着长廊找去，果真在不远处梅园里找到了他们。

只见楚天赐弓着腰扶着树身，手指探进咽喉不住逼自己将吃下去的东西干呕出来，声音听起来痛苦万分。

狗腿子少爷一号，也就是李太常姨妈家的二子李孝义，一脚踢翻路径旁的盆景，怒道：“这事我定要告诉大奶奶去，给明月斋那对不知天高地厚的姐弟一顿教训，绝不能让十二爷白吃这苦头！”

楚天赐回头狠狠剐了他一眼，“你敢嚼一句舌头，看爷不撕烂你的嘴巴！”

狗腿子少爷二号，正是大堂兄的长子楚成玉，一脸不甘地说：“小叔叔，谁都看得出来那个臭丫头是存心整你的，你平日里这么精明心里透亮的人，怎么就看不明白？”

十二岁的少爷果然是个半大的人了，说出来的话当真不同，一针见血指出矛盾所在，火上浇油还不忘吹捧，我躲在走廊的玄柱后头听得啧啧赞叹。

却不料楚天赐劈头又是一顿臭骂：“放肆，没个礼数的东西，论辈分你该喊她一声姑妈！”

见他这么护着我，倒让我有点惊讶，那两个少爷显然也非常不满。

“小叔叔！”

“十二爷！”

“哪来那么多泼猴似的废话，快点把水给爷提来，身上都起红疹子了！”楚天赐上下搓着手臂嚷嚷着，从楚成玉手里接过茶盏咕噜噜地便往嘴里灌，然后又开始催呕，接连反复数十回，吐了足足半个时辰。

吐完后整个人虚脱了似的瘫靠在梅花树下，也顾不得会被地上的雪湿了锦衣。

李孝义年纪虽小，也不负孝义之名，不管眼前天寒地冻的，就这么脱下自己身上的夹袄摊在他的臀下，红着眼睛道：“十二爷，我就是不明白，这楚府里谁敢让你受半点的委屈？连大爷和二爷都得宠着你，你到底是为了什么非要自己受那遭子的罪？”

对于这个问题，我也十分好奇，不由拉长了耳朵细听。

有人看吗？有的话扣1，

好多1，哈哈哈，感谢大家喜欢，记得关注我哦~

连城读书原创小说，打击盗版！书名《悦容劫难逃风月》

上第二弹

梅花树下落梅纷纷，花瓣蘸着白雪，蹁跹的姿态无比哀艳。

楚天赐呆呆看着梅花雨，那张俊俏的小脸上浑然不见往日横气，脸色虽是苍白嘴唇却极为艳丽，近似几分雪地里的梅花瓣儿，风雪中的精灵，长大了没准是个神仙似的人物，又见他抿着一道似有若无的笑，竟有稍许不合年龄的寂寥：“我知道她是故意的，只要能让她心里舒坦不再恼我，这点小罪我还受得起。”

小罪吗？看他现在的模样活像被抽了半条命，怎么就甘愿让我为所欲为？心里叹息着，开始觉得这个十二弟的心思怪得让人捉摸不得，你道他是个孩子，偏巧做的不是孩子的事；你道他不是个孩子，明明仅有七岁，又生得孩子那倔脾气。

李孝义吸了吸鼻子，“那我就更加不明白了，她是楚在劫那臭小子的亲姐，又不是你的……”还没说完，便被站在一旁脸色不佳的楚成玉打断了话：“不是他的亲姐，却是他的仙女姐姐。”

这话说得过分暧昧了，我听着心头一跳。

楚天赐黑目瞪着楚成玉，本是嚣张的撒泼性格竟然骂不出一句话来，苍白的脸突然地就浮起了两朵红晕，我看了心里更觉得不妙。楚成玉叹了一声挨在他的身旁半蹲着，戳着他的脑袋说

道：“平日里小叔叔倒是装着大爷模样老骂我们是没出息的东西，我看你倒是没多大出息。”

楚天赐眼睛一横：“说什么呢，想被撕烂了皮不成？”跋扈惯了的小祖宗，就算成了一只病猫子强势依旧不减。

楚成玉也不怕，哼着声说道：“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打自半年前小叔叔爬进明月斋的榕树上捡纸鸢，看到楚悦容悬在半空跳了一曲飞舞，回来后就变得神经兮兮的，每隔一段时间就偷偷跑去那家墙头爬树且不说，做课时瞌睡了还叨叨念着‘仙女姐姐’，老夫子听见了都被你气红了脖子，道你幼子食性不知所谓，要不是我偷偷用银子替你疏通了，没准现在早就告到大奶奶那头去了。”

我的脸轰然红起，天呐，这古代孩子早熟也就算了，到底还懂不懂什么叫人伦？再怎么说我都是他同父异母的姐姐，偷窥我练舞就算了竟然还起了歹念！

却见楚天赐眨着困惑迷茫的眼睛，问道：“幼子食性是个啥意思？”我呆呆怔住，又听见李孝义说：“是啊，我也想知道。”两双清澈无辜的眼睛就这么定定看着楚成玉这个半大的人，等待着他们解答成人世界里的知识。

楚成玉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：“你们竟然连这个都不懂？敢情平日里偷摸打诨去了，夫子说的都没往心里去！”神态颇有恨铁不成钢之意，起身在原地绕了一个圈，学着夫子的模样摇头晃脑地说：“尔等都给听好了，这个‘幼子食性’的意思呢说的就是小孩子只知食物好吃与否，却不知自己是个什么性别，整就没长出息。”

乍闻这等旷古绝伦的批注，我只差没喷笑出来，不禁要对这楚成玉彻底改观了，居然能把那没啥学问的四个字解释得这么有学问，绝对是个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天才，天生的纨绔蠢材！

单纯的李孝义全盘接受了这种神奇的解释，甚至没有丝毫怀疑，还神情复杂地看向楚天赐，悲悯劝慰：“只顾着吃东西连自己是男是女都分不清，难怪老夫子要说你不知所谓，十二爷啊下次还是别贪嘴了，多点出息吧，让我和成玉哥跟着你也好长长脸面。”

楚天赐一把掏起身旁的一团雪朝他们扔去，怒骂：“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小畜生，你们才不知所谓！”

我正要赞赏十二弟不似那两个狗腿子少爷这般没见识，谁料得他又加了一句：“爷贪吃归贪吃，一直都知道自己是个男子汉大丈夫！”

到头来，他还是信了楚成玉的那番话。

我再也不忍心继续听下去了，哎哎叹息着离开，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不懂事的孩子真幸福！

也不由庆幸自己现在尚且只有七岁，可以假装再经历一段童言无忌的美好时光，纵然古时生活差不多快要磨去了我原来的个性，但人生嘛不都这般无奈？有多少童趣可以重来，有多少快乐愿意等待？所以楚悦容，知足吧！

朝着冰冻的小手呵了口热气，准备回大堂找我那可爱的弟弟，然后再抱着他烘着火炉吃着佳肴，好好享受这重来的人生。

长廊迂回曲折，两侧灯笼高挂，照得皑皑白雪染上昏黄的圈印。

走着走着我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——我迷路了！宅院太大了毕竟也是不好的，再加上方向感不佳，反反复复绕了好多圈，越绕越偏僻，甚至连原本那个梅林都找不到路了。

愤慨之下，在院子的空地上做下一首打油诗，道是：

谁言广厦豪宅便是好，分不清方向人也白活了；

谁言条条大路通罗马，寻不得脚下之路就完了。

泄愤之后不禁开始佩服自己的才情，挥洒间就是一则醒世警句，人说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，果然我还是太缺德了。

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完蛋也不会白活，扔掉树枝继续开始寻找道路的方向，正在焦虑不安的时候，偶经一间地处偏远的厢房听见里头传来人声，心里顿时欢喜想要找他问路，刚要敲门前一刻便闻得屋内那女子哭道：“早知道她会被选入宫，我就算是死也不会离开你，晚月……”

晚月？我不由呆住，在这座宅院里还有哪个主叫这个名儿？不正是那萧家二爷！

站在门口犹豫了半会，终究还是战胜不了强烈的好奇心蹑手蹑脚地靠近，蘸着口水在糊着窗纸的萱花门上戳出一个洞眼来，

凑了上去偷偷朝里头窥望。

这一瞧可把我给吓住了，整个人像被点了穴道似的僵硬在那里。

房内只点着一盏昏黄的琉璃灯，明灭烛火之下，萧晚月面窗而立，面如玉雕，衣如飞雪，俊雅飘逸见之难忘，像极了被贬凡间的谪仙，此刻沾染了人间烟火，正被一个黄衫女子从背后死命地抱着，挣开后又被她紧搂住腰身不放，两人就这么拉拉扯扯好几下，也不得罢休。

他压着声音恼道：“贵妃娘娘，请你自重！”竟是今夜回府省亲的楚贵妃，拥着萧晚月哭成了泪人，言语带着怨喃：“你这个没心肝的，可知那皇宫哪是人住的地方？宁可你像小时候那样唤我芮媛姐，也休得再喊这难堪的贵妃头衔！”说完便凑上去要亲他的嘴，被萧晚月狠狠别过脸去只吻到耳廓。

我捂住嘴巴抽冷气，真是一幕劲爆的皇室丑闻，这两人竟是给皇帝戴绿帽子！

都说好奇心能杀死一只猫，这回我可要把自己害死了，这豪门大宅里的多的是见不得人的光彩，谁知还有多少龌龊的东西？不禁想起楚家那猝死的三子，脊背便一阵发凉，为了掩盖丑行杀人灭口的事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？

我立马转身要离开这是非之地，却咔嚓一声踩到枯枝，屋内随即传来厉喝：“是谁！？”

房门哐啷被推开，楚贵妃大步跑了出来，发髻上那金凤戴帽颠簸乱颤，慌乱如同她此刻的神情。

临危之际我早已满面挂上眼泪鼻涕，乍见她出来后佯装惊喜状，大喊一声“贵妃姐姐”便借着短手短脚的孩童模样蹬蹬跑过去，一把抱住她的大腿抽噎着：“悦容以后再也不要嘘嘘了，大家都找不到人了，悦容好怕怕……”仰面嚎嚎大哭，越哭越凄厉，卖力地演着迷途的可怜小娃。

面容稍霁，楚贵妃暗暗舒了一口气，“哪个粗心的丫鬟蹄子这般伺候主子的，待会儿非得好好教训不可！”半蹲下来掏出手绢擦着我的眼泪鼻涕，问道：“你……是明月斋那房的孩子？”

我点头恩了一声，又听见她说：“十妹乖快别哭了，湘姨是一个极有气节才情的奇女子，你该有着她的风范可别丢了自家脸面。”我抽泣着应声受教，抬起小拳头揉着眼角的泪。

“你先回吧，待会我再领着这小丫头过去。”萧晚月的神情淡薄如秋，牵起我的手便往外头走，楚贵妃欲要喊他却被一口挡了回去：“注意你自己现在的身份吧，别再落人口实了……芮媛姐。”这声称呼他喊得极为挣扎。

回过头去，我见楚贵妃站在白雪中捂面啜泣，口中不住念着他的名，一个转角我便被他带出偏宅，吆喝一声将我抱上臂间捏着我的鼻子说：“悦容丫头今年七岁了吧。”重新堆起温和的笑容，深邃幽黑的眸子静静盯着我。

先前在大堂请安那会他便对我起疑，现在更不能露出破绽了，于是学着在劫的傻模样掰开手指数年岁，再用哭后浓重的鼻音

说：“晚月哥哥真是厉害，悦容的确七岁了！”拼命眨着兔子似的红眼睛，让自己看上去更加天真无邪。

萧晚月只是笑吟吟，手指绕着我的发辫把玩，缓缓开口要我帮他一事，我赶忙点头应承，便听他说：“帮晚月哥哥守个秘密，以后逢人休得提起我跟你贵妃姐姐在这里碰过面的事。”

“恩，悦容知道了。”我努力做着乖巧听话的模样。

萧晚月眼角微微一冷，转瞬笑道：“本以为悦容会问‘为什么’，要知道这三个字才是小孩子的专用词，果然悦容还是很不一样的，又乖又听话又没好奇心。”

心头冷然一凛，他看出了什么！小心翼翼地抬头朝他探寻望去，萧晚月只是温温一笑，拖着我的小屁股更加贴近地拢进怀里，近得都能清晰闻得他衣襟口透出的香薰味，有种让人迷魂的感觉，他则专注地看着前面的路慢斯斯地走，路经一口水井旁突然停下脚步，告诉我曾经有很多人泡过那里的水，然后半开玩笑地问我要不要也进去泡泡。

难不成他真的要杀人灭口？我打了一个寒噤，死命搂着他的颈项，嘟起嘴巴说：“悦容现在冷冷，等以后天气热起来了再跟晚月哥哥一起泡。”萧晚月扑哧笑出声，顺着我的话就这么定下了约定，说是明年入夏了再来寻我泡井水图个凉快，听得我当场透心凉。

继续前行，路过一块庭院小径，旁边那块白雪覆盖的空地上题着两行字，正是我方才激情慷慨时写下的打油诗。他细细念了一遍，便道前半句写得妙，后半句不免令人难以理解。我好奇

追问何处难解，他道：“不知这‘罗马’是何东西，人名物名亦或是地名？”捏着我的脸袋，又开始频频试探：“小悦容这么聪明，兴许知道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“恩，这个我知道。”

萧晚月大感意外，道：“哦？愿闻其详。”

我睁着眼睛说着瞎话：“罗马罗马，不正是马中的喽啰？”暗厢为自己默哀，我终于成了第二个楚成王。

萧晚月怔了一下，随后大笑起来，抱着我都快要笑趴了下去，我心里骂他脑子抽风，脸上还要故作天真模样，被他刮了一下鼻子：“就你精灵鬼怪。”我暗暗舒气，这关也不知过了没过，心里也没个踏实。

大堂将近，途径那处梅园，楚天赐他们早已离开，四周亭台楼阁挂着无数灯笼，竟十分特别，除了红色外竟还有紫、蓝、粉、碧等艳色，造形各异，盏盏惹人，看起来叫人心里阵阵迷醉。

忽闻花枝抖动声，震落梅花枝上的白雪，便见萧晚月荣发上束髻的玉麟白簪被花枝勾落，那满头黑漆似的长发就这么掩着满院子的红梅垂泄飞落下来，竟绝美得几近妖艳。

发簪子落地后，他口里喊了一声糟糕，我赶忙从他怀里跳下拾起玉簪，讨好地说：“晚月哥哥，我来为你重新盘上吧，以前常帮弟弟弄，就连娘亲都夸我的手儿巧。”

萧晚月趣味地笑着半蹲在我矮小的身前，“那就有劳悦容了。”我掬起他的长发用手指做梳子为他盘髻，那发质摸在手里就跟缎子似的柔软，发色在灯笼的映照下宛如发光的赭墨，看得我羡慕不已，老天太不公平了，为什么让一个男人拥有比女人还要完美的头发？

不到半会便束好时下贵族公子哥最为流行的鬓云髻，再在云发中插入那支玉麟白簪子。萧晚月起身而立，身若长柳，面如美玉，一双眼睛清清澈澈，宛似那夜空里的明星，只是随随便便地站在那里，便教人自惭形秽。

微微几下偏转头颈，他笑着对我说：“不松不紧正是适宜，小悦容的手儿可比我身边那些丫鬟巧妙得多，日后谁要是娶了你便是他的福气。”

而后萧晚月又问我是不是七岁了，我正好奇他为什么要再问一遍，便听见他说：“快些长大吧，日后晚月哥哥讨你做媳妇儿。”

我吓得当场没了反应。

回去的时候酒席已经撤了，楚贵妃也已离开，听说是宫里头来了太监，传皇上口谕暄她回宫，半步也离不得她的样子。

厅堂中燃着香料，置着十来个龙鼎暖炉，各房夫人们环着老太君和楚幕北而坐，嘴里磕着瓜子吃着干果，东南西北拉家常，也不知和气里头藏了多少算计。各家孩子也在旁侧结伴玩耍，有几个调皮的少爷满屋子荒唐，丫鬟嬷嬷们只能跟着他们屁股后头就跟耗子打洞似地转，逗得大人们笑作一团。

我一进屋在劫和楚天赐双双扑上前来，稚嫩的小脸写满担忧，萧晚月还在身后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似乎等着抓我把柄。于是乎硬着头皮要把戏演下去，哭哭啼啼地将迷路的遭遇以极为悲壮的方式重述一遍，吓得楚天赐手忙脚乱，又是翻跟斗又是唱小曲扮鬼脸的来逗我笑，倒是在劫来得奇怪，静立着一动不动，俯首握拳紧咬着唇瓣不说一句话。

楚天赐这一折腾，楚老太君也注意到这一头，让丫头来唤我们三人过去。

我默默挨过去牵起在劫的手，以示安慰和关怀，却发觉他的手心冰冷厉害。另一只手忽被楚天赐给拉住，那么多人看着我也不好甩开，三个人就这么手牵着手并肩来到老太君跟前。

老人家的视线在我们身上转悠一圈，满意点头笑道：“这群儿孙子们，我看就他们仨最讨人喜欢。”众人随即附和着，说出一连串聪明啊标志伶俐之类的奉承话。

楚老太君笑道：“难得感情这么好，明年立春让他们仨一块儿读书，也好做个伴。”

黎香苑里的三房司空夫人一边为老太太端上茶盅，一边笑呵呵地说道：“好，老祖宗说什么都好，您就是这么爱为儿孙们操心，那是他们的福气，可就是要苦了您喽。”说得老人家笑眯了眼睛。

萧夫人在一旁道：“好是好，只是悦容这丫头是个女娃读那些四书五经的不妥，还是嘱咐夫子多让她念些女则之类的文章。”

楚老太君看了她一眼，道：“女儿家读书图个什么，无非是认得几个字说出去也好见人，至少不会辱了楚家的门楣。”转头问楚幕北：“吾儿，你说是么？”

楚幕北顺眉道：“娘亲所言甚是。”萧夫人便笑着不再说话。

我算是看出了苗头，这老祖母喜欢嘴巴乖巧甜蜜的人，反感那些强势精明的主，所以萧夫人远不如司空夫人讨喜，又因萧夫人至始至终未曾为楚家孕出一男半女，又揽了楚府院子里大半的事，工钱什么的都是她在打发，各家子吃穿住行都得管她要银子，却满口女则烈女传，自当更加让老太君看着不顺心。

这楚府里最有权势的两个女人，一个之所以忍气，是因萧家乃四族中最有实力的权势豪绅一族；一个之所以吞声，是因婚后无所出，自认在祖宗面前没得交代。

这些士族名门里，恩恩怨怨的，你能说得清多少个一二？连我们几个小孩子都被她们拿来斗气。

我不由握紧了在劫的手，为我们堪忧的前途烦心，抬起头对上他幽深如渊的眼眸，盈盈微笑的脸，瞬间驱散了我内心的阴霾。

宴散回到明月斋，那夜与在劫睡在一块，丫鬟们为我们掖好被子收起窗户，再拨弄了几下屋角的炉火，便掌灯离开了，我抱住在劫小小的身子取暖，睡前闲来聊天，问他前年是怎么招惹了十二。

在劫道是楚天赐身边的狗腿子笑他婊子生的孽障，他便骂了回去一句贱婢生的杂种，于是几个孩子就搅成一团打得不可开交，他一人打三人自然吃尽了苦头。

我摇头叹息，搂着在劫的颈项，道：“下次别再招惹那横霸王，其实……他也不是什么坏人。”久久没见应声以为他是生气了，又听他说：“阿姐说什么在劫都听话。”我欣慰笑笑，脸颊与他相贴便觉得温热如火，困意袭来眯眼睡去，依稀间听见他在耳旁说：“下次我不会再丢下你了……”睁眼看他，见他一脸懊恼，原来还在为先前我所卖力上演的“迷路记”而愧疚。

才多大的人，怎么就那么重的心事？拍了拍他的小脑宽慰道：“傻孩子，是我不再丢下你才对，上辈子我都是欠了你的。”

在劫咧嘴一笑：“那阿姐这辈子都要护着我哪儿也不许去。”

我连连说好，他当我是对孩子的敷衍，非要郑重其事不可。讶异他莫名的坚持，便在那双清澈的眼眸中看见一股难解的漩涡，心里瞪了一下，这孩子都在想些什么？掸着他的额头，恼道：“这么晚了还不睡，折腾个什么劲，睡吧。”转过身去不再说话。

背后那孩子鱼儿似的游了过来，搂着我的腰下巴靠着肩头轻轻应了一声“嗯”。

耳畔的呼吸逐渐匀称，热风吹在后颈跟猫儿挠似的，弄得我反倒睡不过去，忽而想起萧晚月说要娶我的那句话，也不知几分认真几分儿戏。

心心念念雪梅树下长发飞泻的那张脸，不知怎么的浮上几分说不出的情绪，便自我作乐地想着，兴许他有恋童癖，还真的看上我了！

也知是自己想太多了，且不说他跟皇上最宠爱的那两个妃子有着暧昧不明的关系，便是平日里，萧晚月那么个站在天边的人，都是极难见到的，自除夕之后，只在正月初六雨水那天见过一面，那时他一身云纹银月衫，正打着伞走在路幽小径上赏花，见我便是笑着问有没有乖乖听话。

就知道他关心跟楚贵妃的奸情会不会曝光，我装着孩童样说得很乖巧。

他笑笑也没多说，而后牵着我的小手共打油纸伞，走在连绵的春雨里。

打那之后，我就没再见到这个似是月里来的少年，听说正月十六元宵节那天被萧家大少爷亲自登门给接了回去，我知道时也是好几日后的事，还是楚天赐窜进明月斋蹭饭时说给我听的，心里不由名地觉得失落，想他离开了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。

后来又觉得可笑，我是他什么人？充其量不过是知道他见不得人秘密的黄毛小丫头，他不杀我灭口就该阿弥陀佛了。

再后来就把这事忘在脑后，立春了就奉老太君的命进卷书草堂读书。

第一天上课前娘亲再三嘱咐在劫，学着糊涂点，不要事事要强，什么都要让着楚天赐，还要我在一旁看护着。

在劫虽然应下了，但我看得出他心里的不甘愿。毕竟只是一个孩子不懂娘亲的操心，但也极为孝顺地不让她担心。说来也无奈，明明是个天赋异禀的孩子，偏要装作资质愚钝，还要他处处不如别人，偏巧那人还是他的冤家，也真是委屈了他。

夫子是个年仅三十有余的读书人，名叫刘旭冉，外表斯文，一身书卷气，只是对人有点严厉，第一天上课楚天赐闹少爷脾气，便被夫子的规尺打了十几下掌心，都红肿了大片。以前的夫子哪个不碍着大奶奶的面子，怕得罪这个受宠的十二爷所以都由着他胡闹，唯独刘旭冉不把他放眼里。楚天赐来找我哭诉，说这回连萧夫人都不帮他，反而给那刘旭冉撑腰说他打得好。

从此这个嚣张跋扈的小霸王算是遇到煞星了，就这么被这个年轻的夫子收拾得服服帖帖的。

果真应了那句话，人不打不成材。

后来我听说，夫子是楚幕北的门客，博览群书通晓古今，更是儒家学问之大成者，投奔楚家已然十余年，只是在这乱世初现的年代，他的治世理念难溶大流，所以不被楚幕北重视，又惜他是个人才，所以就让他来这里为我们上课。

一日午后，夫子倦了去后堂小憩，让我们将手头上的功课做完再去请他。

他才一走，楚天赐那两个狗腿子跟班便从窗外翻墙进来。

楚成玉进来后口中直呼着给小叔叔带好东西来了，那兴奋地表情连我瞧了也起好奇心，凑上去一看，不由腾然红了脸。

竟是一本春宫册！

原来年前除夕那夜，楚成玉硬充门面解释完“幼子食性”之后心里愈发觉得不踏实，回去后就去问自家的哥哥们，被大肆取笑一番，兄长们念他十二岁也该成人，再过一两年合成都要娶妻了，所以就丢给他一本小册子，说是让他先学习，改明儿带他去好地方逛逛，怕是妓院窑子之类的风月场所。

都说世家多纨绔，就是这么个习气给害的。楚成玉钻研了几日颇有小成，也渐通人道，于是就带着这勾人的东西来孝敬小叔叔，谁知楚天赐翻开第一页，便指着册中衣衫尚未卸尽只是做着前戏的两个男女图人问道：“他们为什么要吃对方的嘴巴？”

我那单纯可爱的小在劫也频频点头，显然也十分好奇，竟然不顾卖力拉他出去的我，硬是要留下听个解释。

楚成玉轻咳几声，故作老成道：“这叫‘鸳鸯啄嘴’，说白了就是亲嘴巴，男人女人们相互喜欢就用这个方式表达。”

楚天赐听后巴巴眨了几下眼睛，忽然跳到我的面前，竟是二话不说便往嘴上亲去，还十分响亮地“啾”了一声，看得屋内众伙儿呆愣愣的张大嘴巴。

在劫第一个回过神来，拎起楚天赐的衣领横竖送上一拳，怒骂：“去你个下作的东西，谁准你碰我阿姐！”

一见自家爷挨揍，楚成玉和李孝义气红了眼睛，赶忙上去帮助楚天赐教训在劫。

我在一旁劝架，几番折腾下来拉不开他们，又见在劫拳头吃得厉害，于是把心一横也跟着打起架来。天赐打不得我，那两狗腿子碍着他的面子更是不敢对我下手，结果全都被我无情的拳头揍得哎哟喊痛，而后更是泄愤地把气全撒在在劫的身上。

于是乎，在我投身古代的第七年，合算上前世二十五年，第一次这么轰轰烈烈地参与了群架斗殴事件，后来我写了一篇纪念文，题为“一个吻引起的流血事件”，被在劫和天赐看了之后笑上好几天。

再说那会，我们打得正厉害，吵闹声惹来了后堂休憩的夫子，踏进草堂后拾起掉在门口的册子，正是被我们打飞的春宫图，气得夫子当场黑了脸，向来念着之乎者也的斯文人，竟然爆了粗口，连连怒骂：“一群不知长进的畜牲！”

那两个狗腿子见势头不对早就翻窗逃走，独留我们三人被夫子的规尺追着满屋子跑，草堂内顿时书纸漫飞，鸡飞狗跳。

实在是被打得疼了，我们也学着那两人爬窗跑路，夫子在身后追啊追，三人一个劲地跑啊跑，钻进嶙峋假山的洞里躲了起来，见夫子从眼前跑过之后，齐齐舒了一口气，也不敢各自回家，唯恐被夫子告了回去又是一顿臭打。

在劫指着楚天赐的鼻子怒道：“都怪你尽做些出格的事，连累了我和阿姐！”

楚天赐趾高气扬地翘着眼角，道：“呸，少用你那窝人的德行跟爷说话，我就是喜欢悦容姐你能怎么着！”挑衅似的捧起我的脸，对准我的嘴又是啾啾响地亲个不停，气红了在劫的眼睛，一把将他撂倒旁处，“滚开，你这个厚颜无耻的混账！”

正在我暗道在劫骂得好时，却见他也凑上来对着我亲嘴，口中念着阿姐喜欢的是我之类的话，我的脸黑了又红，红了又黑，万恶的春宫册，摧残国家幼苗，还我可爱单纯的弟弟来！

“悦容姐更喜欢我！”楚天赐从地上跳起来也不落后，两人就这么耗上了似的谁也不让，你亲一口，我亲一口，来来回回好几轮也不罢休，把我架在中间当作恼气的玩物不止，还沾了我满嘴巴的口水！

我气得浑身直抖索，撕心裂肺地大叫一声，吓得他们傻愣了眼，我乘势一手揪住一人的耳朵，也顾不得他们喊疼，发狠地越揪越用力，口中一边怒骂：“两个藐视人伦的禽兽，我是你们亲姐姐，这是弟弟该做的事吗，啊！？活该你们死后下十八层地狱煮油锅！”

两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可怜兮兮地看着我，问：“人伦是什么东西？”

我怔了一下，闭上眼睛拼命告诉自己他们只是小孩子，要循序渐进地教育。于是耐着性子解说，用我所能想到最简单的词汇告诉他们最复杂的道德理念，亲吻这档子的事更是夫妻做的，不能随便玩。

二人一听又闹腾起来，争着说要跟我做夫妻。

深深呼吸，竭力忍住抓狂情绪，继续好性子地告诉他们姐弟之间是不能成亲，否则就是乱伦，就要下地狱天打雷劈不得好死。

接着他们又好奇地问：“为什么姐弟之间不能成亲？为什么要叫乱伦？为什么要下地狱天打雷劈不得好死？为什么？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？”

面对这般无辜的表情和一连串的“为什么”，我崩溃了，放弃了，被彻底打败了！

时至今日，才知道原来我的本质早已被萧晚月看穿，也同时深深体会到他当时说的那句话是多么的深刻、犀利、精辟、一针见血——“为什么”三个字是小孩子的专门词。是的，我现在终于见识到了！

瘫坐在地，选择在沉默中绝望，也再懒得跟他们解释什么，以后长大了该知道的自然会知道，需要我操个什么心？

这时不知是谁压着声音嘟囔了一句：“就算是姐姐又怎么了，我就是喜欢！”

眼皮子一跳，我正要追问是哪个小王八羔子说的诨话，忽从山洞深处传来怪声，越来越响，越来越古怪，逐渐演变成“桀桀桀”的鬼笑声，伴随着一股冷风阴森森地吹，让人自脚底升起寒意。

日暮渐落，天际昏鸦，显得幽黑的山洞更加诡谲。

原创不易，打击盗版，书名《悦容劫难逃风月》

@连城读书

还要继续更的扣2。

本文由 [Circle 阅读模式](#) 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